從杜詩「壯士慘不驕」的釋注談國語日報古今文選的釋注

甘克誠

一、一筆老帳

晚近坊間繼「白話史記」之後，又推出了一部「中國歷史通俗演義」，他們的內容、價值若何，因尚無緣涉獵，未敢輕率置喙。但却由此又使個人聯想到古籍的譯注問題。

個人執教中學國文十有餘年，平日由於課務的關係，自然而然會注意到學生們所持有的參考書籍。此類參考書籍，多數皆題之爲「詳解」「詳釋」「題解」「語譯」等名稱。嚴格地說，這類書籍常易養成學生聽課不專心的習慣，影響所及，或依賴語譯，或望文生義，或死背譯文；所以一般同仁均禁止學生於上課時持有。另則，此類參考書大都皆抄襲古今文選，校勘欠精，紕繆甚多；卽以被奉爲圭臬的「古今文選」，亦是錯誤時見，前曾於六十四年八月廿七日，於拙作「略談國文師資」一文（中華日報「文教與出版」）中提及。茲錄其相關部分如次：

「上述這一段（孝無終始，而患不及者，未之有

也。）孝經的注釋，古今文選新一〇一期（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隨國語日報附送，並編入高中文選）的注釋：

孝無終始：行孝道不能有始有終。

而患不及者：患，禍患。易既濟：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』及，及身，到達身上。

其實，幾句話在教科書（六十四年一月修訂高中國文第六册）中，已注釋得很明白；修訂前之高中國文第五册（六十一年度以前由戴君仁等主編者）解釋得更詳盡，只是太『典』了一點。案『無終始』之『終始』，指的是『始於事親』（或『身體髮膚，不敢毀傷』），與『終於立身』。『無』字宜釋作『無論』；『患』應釋作『憂』或『恐怕』；『不及』是『力不及』（也就是『做不到』）。

古今文選是頗具水準的，但仍難免偶有錯失，很多位譯注者都已是頗具學術地位的，但其中有些個解釋及翻譯，恐怕連他們自己都要推翻（如×教授把『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』譯作『古代的人做學問是爲自己，現在的人做學問是爲別人。』——見古今文選第二二五期，四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出刊）。我們希望國語日報，應該把收入高（國）中文選的篇章，特別再加愼重考訂。因爲，不但多數學生以之爲參考資料，而且還有不少國文教師把他當作工具書呢。」

上述拙評，發表至今已經四年多了，但收入高（國）中文選的錯誤並未更正，也未見他們提出有關說明，大有「錯了就錯了，誰敢保證沒錯！」或「你認爲有錯，你就不買！」的氣概。

二、「壯士慘不驕」的釋注真「慘」

——朝進東門營，暮上河陽橋。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平沙列萬幕，部伍各見招。中天懸明月，令嚴夜寂寥。悲笳數聲動，壯士慘不驕。借問大將誰？恐是霍嫖姚。

杜甫・後出塞——

旬前，就讀國三的小兒，携回國文科複習試卷，要我蓋章。其中有一題爲釋「壯士慘不驕」句。（國中國文第二册第十五課）他所作的解答是：

「壯士心中悲悽，驕勇之氣都喪失了。」

語雖順適達意，但恐其有望文生義之嫌，於是詢之以解釋之所本。他回說是根據「國中文選」（國語日報社編印），並取以對證，的確一字不差。

嗣經深入思考，頗覺此一解釋大有疑問。玆錄其原譯詞句，及有關賞析部分資料，並附筆者疑義與不成熟的解釋，屬文如后，以就教於方家先進，亦盼「古今文選」此詩之注釋者有以教之。（古今文選附刊第八十號曾永義、黃啓方主編，輯入國中文選第二冊，此詩何人注釋，原刊未署姓名。）

㈠國中文選對後出塞末四句的語譯：

「胡笳吹響了幾聲悲切的哀音，壯士心中悲慘，驕勇之氣都喪失了。請問大將是誰？恐怕是英勇的霍去病吧。」

㈡注釋者在「賞析」欄中說：

「接着我們看最後兩句。一直到第十句爲止，詩的中心都在兵士的心情上，這兩句却突然轉到統帥身上，說這是一個像霍去病一樣英勇的將軍，這似乎和前面的意思毫不相干。英勇的將軍，和前面的『令嚴』、『平沙列萬幕』，都給人軍隊强大有力的感覺。但第十句『壯士慘不驕』，前面好幾句的意思，都在加强這一句的意思。因此，最後兩句突然一轉，給人一種不調和的感覺。整個說起來這個結束不能算好，這是很可惜的事。」

而且，他還說：

「『令嚴』正顯出軍中生活特殊的一面，很容易使人想起家中人情的親切，而夜的寂寥空洞和家中熱烈談笑也是强烈的對比，這時再聽到悲切的胡笳聲，悲傷的氣氛當然更濃厚了，兵士們本來應該驕勇的，現在連勇敢的人都感到悲慘，可見大家心裏的難過……。」

另一方面他却又說：

「杜甫這首後出塞只有十二句，六十個字，相當短。但是，我們讀了之後仍然曉得他要說什麼，而且感覺到他說得非常清楚，非常好，這就是因爲他很會選擇事物，其他不相關的部分他都不要。」

㈢筆者的疑義

此一譯文，顯然犯了「斷章取義」的毛病；尤其

是把「壯士慘不驕」一句譯得令人感到很爲子美「悽慘」。這位先生作此翻譯，他的邏輯概念許是：

「內心悲慘」，則「必失驕勇之氣」。

然則，「慘」字必須解釋作「內心悲慘」嗎？此筆者疑義之一。

筆者以爲，「慘」字也不妨解釋作悲悽、悲壯，（如　國父「黃花岡烈士事略序」，有「風雲因而變色，草木爲之含悲」之句，說是「慘」可，說是「悲壯」又何嘗不可？）壯士們想到：「我們爲什麼必須離鄉背井？我們爲什麼必須拋妻別子？只是因爲大敵當前。」於是油然而生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？」的悲壯情操，寧無可能？另則，我們亦可把「慘不驕」的「慘」，認爲是「曾」字的通假（按：「慘」可通「憯」。「憯」，曾也。詩大雅民勞：「憯不畏明。」說文段注：「曾之言乃也。」）那麼，「慘不」也就是「曾不」的意思；「慘不驕」也就是「曾不驕」。「曾不」解釋起來，就明白清楚而且方便得多了。（例：陶潛「五柳先生傳」有：「曾不吝情去留」之句。）

「不驕」一詞，必須釋爲「失去驕勇之氣」嗎？此疑義之二。

如所週知，「出塞」，本是古代軍中的樂曲名稱。軍中樂曲，自以鼓舞士氣鬪志爲主，這是於理至明的，自然不至於取「失去驕勇之氣」這樣的句子入曲。所以，筆者覺得：「驕」字，應當釋作「驕縱、驕矜、驕恣、驕慢」等義，才能吻合詩意。衆所週知的「驕兵必敗」一語，卽兵家力戒「軍不可驕」之警言。而且，「不驕」是與「令嚴」相呼應的，何得謂其「和前面的意思毫不相干」？「令嚴」實係「不驕」之因，「不驕」實則「令嚴」的果；因爲「令嚴」，所以才能做到「不驕」，唯其「不驕」，才證明了這是一支不凡的軍隊；因爲是一支不凡的軍隊，自然要「借問大將誰？」何得云其「不調和」乎？

「賞析」部分，自我矛盾之處頗多。此疑義之三。

他一方面說：

「他（指子美）很會選擇事物，其他不相關的部分他都不要。」

但却又說：

「這兩句……似乎和前面的意思毫不相干。」

一方面說：

「最後兩句突然一轉，給人一種不調和的感覺。」

但却又說：

「我們讀了之後仍然曉得他要說什麼，而且感覺到他說得非常清楚，非常好。」

我們都知道，古今文選的注釋，是頗爲大多數中學生、甚至於教師們作爲重要參考的，但像這種模稜兩可的賞析，我們却不得不借用這位先生的一句話：

「這是很可惜的事！」

而且，令我們很懷疑他的賞析觀點何在？

㈣試作不成熟的解釋

末了，個人不揣淺陋，試把此詩最後四句，作一個不成熟的解釋：

「當悲切的笳聲吹響
壯士們的情緒何其激昂
他們雖然軍容壯盛（與『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，平沙列萬幕，部伍各見招』等句先後呼應。）
但却毫不矜肆驕狂。（無『驕兵』之氣，以與『嚴』相呼應。）
是誰統率這支軍紀森嚴的部隊？
許是可媲美霍嫖姚的英勇大將。」

這樣的解釋，雖不高明，但總不致於使一代詩聖的鉅構，被視爲：

「這個結束不能算好，這是很可惜的事！」

雖然，我們不必說每一首杜詩都很完美，但我們必須信得過，老杜絕不會寫出連內容都「不調和」的作品來的。因爲，他畢竟是一位重視鍊句的詩人啊！

另外，古今文選把「嫖姚」（案：亦作剽姚、或票姚，有矯健强勁的意思）的「嫖」，讀音注成「ㄆㄧㄠ」，也是一個不小的錯誤。因爲如果讀成「ㄆㄧㄠ」，豈不含有「邪淫」之義邪？應該讀作「ㄆㄧㄠˋ」才對。

我們熱切盼望古今文選的譯注，有牛耳古籍整理的局面出現。